

# 莲间童趣 玉藏吉祥

◆ 李笙清

童子持莲(亦称童子持荷)因承载多重美好寓意,成为我国古代玉器、陶瓷、木雕等艺术品中常见的经典纹饰。其形象多样,或手持荷叶,或怀抱荷花,或紧握莲蓬,分别寄托着和和美美、吉祥如意、多子多福的祈愿。武汉博物馆馆藏的三件宋、元、清时期持莲童子玉雕,以灵动造型与精湛工艺,生动诠释了这一题材的艺术魅力。

宋代白玉持莲童子高6.2厘米,玉质白中泛青,温润细腻。匠人以整块玉料圆雕而成,辅以浅浮雕与阴刻线雕工艺,将童子刻画得栩栩如生。童子身着长袍,腰间束带,脚踏布鞋,双髻盘发,面容饱满,浓眉大眼带笑,尽显天真烂漫。他左臂扛荷叶,飘动的衣摆似暗示刚从水塘采摘归来,满溢童稚气息。服饰上的阴刻“米”纹与自然褶皱注入动感,夸张设计的粗大荷梗与硕大荷叶则巧妙突出主题。器物背面的双孔使其兼具文房摆件与随身佩饰的功能,五官精巧、雕工细腻的特质,展现了宋代儿童题材玉雕的高超技艺。

元代青玉持莲童子高4.3厘米,玉色青中泛黄,通体圆雕并局部采用镂雕工艺。童子跪立面向左侧,憨态可掬,双手紧握的荷叶微微卷曲,仿佛因日晒而略显枯萎,细节极具生活气息。这件玉雕比例协调、玉质温润、抛光柔和,延续了吉祥寓意的同时,展现出鲜明的元代风格。与宋代精细雕琢不同,元代工匠多用重刀刻画眉眼口鼻,线条粗重洒脱、不拘小节,形成独有的写意韵味,这也是元代传世持莲童子玉器的典型特征。



■ 宋代白玉持莲童子



■ 元代青玉持莲童子



■ 清代青白玉持莲童子

是元代传世持莲童子玉器的典型特征。

清代青白玉持莲童子高3.8

厘米,玉色青中泛白,抛光后更显温润。匠人融合圆雕、浅浮雕与线刻工艺,将童子刻画得形神兼备。他眉眼弯弯、面带笑意,左脚在前、右腿后抬的姿态,搭配长裤上的褶皱纹饰,生动展现出欢快行走的模样。童子双手握持莲蓬梗,长柄呈“L”形弯曲,顶端莲蓬紧贴脑后,仿佛急于回家分享,画面感十足。

莲荷自古文化内涵丰富,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特质使其成为洁白清廉的象征,“莲生贵子”“连中三元”“一路连科”等组合意象,更让其成为传统装饰艺术的常用题材。自东汉佛教传入后,莲花作为圣洁之物深入各艺术领域,莲瓣纹长期盛行。人物纹饰早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上便已出现,宋代进入成熟阶段,儿童题材因充满生活气息广受喜爱;元明清时期,此类纹饰更趋丰富,洋溢着时代特色。

童子持荷纹饰最早见于唐代,两宋时期大量涌现,与当时七夕民俗“摩睺罗”密切相关。据南宋典籍记载,七夕时民间小儿女常身着荷叶服饰、手持荷叶模仿“摩睺罗”。“摩睺罗”本为佛教梵语,后演变为送子神祇,民间多制作其形象的玩偶售卖。这种玩偶材质各异,相关习俗在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述,成为童子持莲题材盛行的重要原因。

从宋代的精工细腻到元代的粗重写意,再到清代的形神兼备,这三件持莲童子玉雕不仅是不同时代工艺水平的缩影,更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。

# 霜染秋实 文玩藏“柿”意

◆ 雨林

“洲白芦花吐,园红柿叶稀。”霜降已过,秋日终章悄然落笔。橘绿橙黄的时节里,好“柿”恰逢凝霜,成为深秋最动人的景致。碧空澄澈、秋叶纷飞之际,柿子凭借鲜亮的色泽与讨喜的寓意,独占秋果风流。它或圆润饱满,或方正别致,成熟后红透枝头、黄满庭院,煞是好看。更因与“事”“世”谐音,承载着“事事如意”“万世顺心”的美好期许,自古便是吉祥瑞果,更化作文人案头的雅致玩物,定格时光里的秋意与祝福。

杭州博物馆馆藏的南宋龙泉窑粉青釉柿形瓷水注,宛如一枚刚摘下的青柿,小巧玲珑,一掌可握。这件器物高4.6厘米,口径6.2厘米,底径3.8厘米,中空扁圆的鼓腹设计,尽显灵动之态。顶部中心微凹,环绕的五片柿叶花纹若隐若现,突破了传统“一尖两弯”的柿蒂纹范式,更添清新意趣。叶片间隙贴饰S形细泥条,构成半圆形因藤结,精巧别致。肩部一侧设出水短流,另一侧肩圆形注水孔,暗藏巧思:使用时先注满水,移至砚台旁以手指堵住注水孔,借负压锁住水流,再根据研墨需求缓缓移开手指控制出水量,实则是利用大气压强差调控水流的精妙设计,在方寸之间实现了功能与美感的完美融合。器物通体施粉青釉,釉面光滑细腻,足底支烧处的火石红痕迹,是岁月留下的鲜明印记。其精致的器型与莹润的釉色,尽显文人雅士的清雅审美,既是南宋文房的精品之作,更见证了龙泉窑在青瓷史上



■ 南宋龙泉窑粉青釉柿形瓷水注



■ 清代中期柿形文竹金漆盒

的美学巅峰。

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中期柿形文竹金漆盒,同样堪称仿生文玩的典范。这件器物以黄杨木为胎——这种产自南方的珍贵木料,生长百年直径仅能加粗一尺,木质柔韧细密,色泽淡黄无瑕,细腻润泽堪比象牙。苏东坡曾为其赋诗:“园中草木春无数,只有黄杨厄闰年”,李渔更赞其有君子之风,誉之为“木中君子”。整器雕作柿子形态,通体镶嵌竹黄,表面刻饰精细锦纹,从中部一分为二,以子母口扣合,内壁鎏金,尽显华贵。盖钮雕刻成逼真的柿蒂状,与竹黄的色泽质地相得益彰,观之令人心生欢喜。清中期的宫廷盛行文竹仿生器具,这类器物虽保留实用功能,更多时候却作为陈设品点缀于宫室几案格架之间。这件柿形盒便是其中的佼佼者,既凝聚了匠人的巧思与精湛技艺,更彰显了当时宫廷生活的精致格调。

深秋时节,繁华褪尽,火红的柿子却将荒芜山野点亮,宛如暗夜明灯,燃起生活的暖意与希望。赏玩这些柿形文玩,仿佛能读懂时光的馈赠:纵使历经风霜,只要心怀期许,人生终将迎来好“柿”成“霜”的圆满与惊喜。

# 石湾陶艺·鲁班

◆ 原野



这件《陶艺·鲁班》以中国古代“工匠之神”鲁班为原型创作,是多年前我在人流熙攘的公仔街商铺中邂逅并珍藏的佳作。

关于鲁班的陶艺作品款式繁多,此件是石湾美陶厂为弘扬与传播鲁班精神而打造的普及版。该作品曾有两个版本,最初由鲁班塑像与一张工作台组成,后经简化删去了桌子,我收藏的正是初代版本。

塑像高22厘米、长14厘米、宽13厘米,鲁班右手持凿、左手紧握铁锤,双目炯炯,仿佛正凝神思索,即将开启一场巧夺天工的创作;身旁的工作台长19.7厘米、宽6.5厘米、高10厘米,上面整齐摆放着曲尺、锤子、凿子等工具。作品灵感源自春秋时期这位传奇工匠的故事,以陶塑艺术为载体,栩栩如生地呈现出鲁班的形象,让历史底蕴与艺术魅力交融出独特的韵味。

这件作品出自石湾美陶厂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、高级工艺美术师霍家荣之手。他生于1959年10月,1979年投身陶瓷行业,在美陶厂开启了艺术生涯。1991年,他前往广东省民间工艺博物馆临摹馆藏石湾公仔,在三

个月的学习中得到刘传大师的悉心指导;1997年重返石湾美术陶瓷厂后,又获梅文鼎、廖洪标等大师的无私相助,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。多年来,他创作的作品既延续石湾传统陶艺精髓,又契合现代审美需求,不仅赢得专家认可,更深受大众喜爱,屡次在全国及省、市工艺美术评比与展览中斩获佳绩。

作为中国古代工匠的杰出代表,鲁班的传奇不仅在于其精湛绝伦的技艺,更在于他所凝聚的伟大工匠精神。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,鲁班如同一颗璀璨星辰,其精神以创新、精益求精、专注、敬业为核心,源于实践且强调在传承中突破,追求极致品质,早已成为中国工匠文化的象征,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。

“厚德载物”“以人为本,以作为重”,这短短数语,正是工匠精神的生动诠释。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,我们更应清醒认识到,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技艺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,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它们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心血,见证着民族的辉煌与沧桑,值得我们永远珍视与传承。

# 核雕蝶影藏雅趣

◆ 马小江

民间收藏界从不乏体量恢宏的稀世珍品,但一枚方寸大小的果核,却能在匠人指尖绽放乾坤,成为藏家追捧的“掌上明珠”。

今年暑期赴京,我在收藏品市场闲逛时,无意间淘得一件河北廊坊永清核雕《蝶恋花》作品,欣喜不已。这件兼具工艺之美、文化之韵与收藏潜力的民间瑰宝,正以极致微雕诠释着“小而精”的收藏哲学。

廊坊永清县素有“中国核雕之乡”的美誉,永清核雕能在收藏市场站稳脚跟,核心在于其无可替代的工艺门槛。这枚《蝶恋花》将“微”与“精”刻入骨髓:高浮雕让蝴蝶振翅、花朵绽放的形态立体饱满,镂空雕更是精彩——蝴蝶翅膀的脉络细如蚊足,透光可见,花瓣间隙的穿透雕刻,让坚硬的果核尽显玲珑剔透的灵动感。更难得的是,艺人运刀如笔,花瓣的卷曲弧度、触须的柔美姿态皆在毫厘间精准把控,经反复打磨后,核体表面温润如玉,既经得起放大镜下的细节审视,也耐得住长期盘玩的岁月考验。这种需数十年功力沉淀的技艺,让每一件《蝶恋花》都成为独一无二的手作,从根源上奠定了其稀缺性。

对藏家而言,永清《蝶恋花》的吸引力更源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它并非普通工艺品,而是传统文化的“立体诗行”:题材取自经典词牌与自然意趣,蝴蝶与花朵的组合既暗含“爱情缠绵”的浪漫寓意,又借“蝴”与“福”的谐音传递“福气临门”的吉祥祝福。雕刻构图更见巧思——振翅的蝴蝶为



■ 核雕作品《蝶恋花》

“动”,绽放的花朵为“静”,疏密有致的布局搭配留白,让方寸核体间尽显江南春日的诗意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文人意趣,让收藏不再是简单的物件收纳,更成为对传统文化的守护与传承。

从收藏实用性来看,永清《蝶恋花》也完美适配民间藏家需求。它体量小巧,可掌间把玩、案头观赏。更重要的是,作为民间非遗技艺的载体,随着老艺人日渐稀缺,精品《蝶恋花》的存世量愈发稀少。

如今,越来越多藏家将目光从“大件”转向“精品”,永清核雕《蝶恋花》正以“方寸藏乾坤”的独特魅力,成为民间收藏的新宠。收藏它,便是收藏一段指尖上的非遗记忆,一份方寸间的东方美学。